

年根岁末一场大扫除,在从前是规定动作,在今天大抵是心理需要。落到我身上,就要对书房展开一次专项行动。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读书是我的必修课,退休后也雷打不动。我平时烟酒不沾,歌舞近,麻将不识,手里不拿一本书的话,真不知如何面对“夕阳红”。碎片化时代,我爱纸质书如初恋,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谨慎下单,还是进了一百来本,加上朋友的馈赠,摆起来欲与区区试比高。一时来不及读,随手一塞。但懒惰是要付出代价的,想起读时再找,天翻地覆一身汗。

更多的书早就装在纸箱里,床底下塞几箱,窗台上堆几箱。今年凑巧出了三本书,用版税买了一些送朋友“雅正”,其实是给人家添乱,尚留两箱码在书房碍手碍脚。说到底还是书房太小,除了不堪重负的书架,还不由分说地塞进了大米、茶叶、葡萄酒、老咸肉、霉干菜等等,过年时还要临时安置两只大砂锅——年夜饭的餐桌上怎么可以没有虾油卤浸鸡和黄色鱼烧肉呢?于是,城南寄庐——我的斋名——就充斥着各种气味。三年前将电脑搬到客厅,书房辟作画室,还买了两块木板准备画大作品时扩张地盘,但颜料缸被挤落在地的狼狈,让人崩溃。

有人主张断舍离,可往往是左手扔扔扔,右手买买买,真要做到“五蕴皆空”,太难了。十多年前还会去古玩市场捡漏,如

舍得,舍不得

沈嘉祿

今成功“戒毒”,前不久在古董家具店看中一对安妮女王风格的柚木扶手椅,线条流畅,图案雅致,温润的包浆至少凝聚了150年的春花秋月。但实在想不出家里还有哪个空隙可维护它们的尊严,只得深情一瞥,道声拜拜。

最后清除了一堆光盘、影碟、画册、影集和估计不会再读的书,还有一摞红本本:聘书、奖状、荣誉证书等浮华,最讨厌熔炼水晶做的奖杯、奖牌,砸在脚上要骨折,又不能用来压咸菜缸!一直向往“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的状态,今年有幸在三个书画展上打酱油,其实调朱研墨的时间严重不足。书桌上摊着入秋后画的几张扇面,用茆帆兄为我刻的闲章起首:舍得。等明年杏花烟雨时穿好扇骨供朋友拂暑,终身包换。现在暂且与扇骨一起收起来。

有些必须护珍,廉亮兄为我画了一只“宋徽宗的鸟”,桃林兄给我一张墨生壶拓片,柏伟兄送我一“沈”字款旧砖砚,红情兄送我一“手”字款玻璃盘,陈茗屋老师、陆康老师、国强、嘉山、少锋诸兄都为我刻了宝印,满心欢喜,铃后果然有点睛之妙。洪彬兄送我一“对”名家书写、篆刻的铜镇纸,陆阳小弟送我一“钝”旧墨:铁斋翁。

在旧纸堆里翻出一张感谢信,这是街道给老婆大人的,她曾当过两次“大白”,那就压在玻璃台板下吧。

刘一闻老师赠我一巨册《苏白书信辑存》,这是上世纪70年代起,他与恩师苏白先生长达十多年的通信辑录,内容不只篆刻方面

最近整理书柜,发现一张中学时期同窗赠送的贺卡,那是我的十八岁生日,贺卡上的字迹仍清晰,扑面而来的稚嫩气息很容易把我带回那些年的青葱岁月。求学时结下的情谊依旧历历在目,只是贺卡这件物品,却如同古董一般地渐渐离开了我们的生活,旧时的贺卡,或被当作无用之物废弃,或被束之高阁,消弭在记忆里。

那些年,贺卡文化盛行,尤其是在十几岁少年的群体中,生日、节庆、毕业,都可以用贺卡表达祝福,关系特别好的朋友间,还会附上小礼物。记得那时,除了各种用途的贺卡和以风铃、八音盒为代表的礼物,各色包装纸也很抢眼,所以开在学校附近的礼品店,生意总是特别好。

不单是孩子们喜欢贺卡,很多公司也会在过年时给客户和朋友寄上贺卡,表达一年来的感谢和对新年的祝福,这类贺卡往往千篇一律,基本都是将祝福语印刷好,只需填上姓名,但也算是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祝福”。彼时和贺卡共同占据新年礼物半壁江山的,还有贺年明信片,火爆时,甚至还会被店家溢价出售。邮政部门发行的有奖贺年明信片主题鲜明、年味十足,使用起来也十分方便,收到明信片之后还有可能中奖。

每年新年前、春节前都是贺卡和贺年明信片的寄递高峰期,邮局信筒时常爆满,邮递员不得不增加取件的次数方能满足需求,寄件人满大街找信筒投寄的“盛况”也不鲜见。有一次,在虹桥路中山西路路口的邮筒前,一位热心人用棍子不停地搅弄信筒里的信件以方便塞进更多的贺卡的情形,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的函授,还有更广泛层面的艺术品鉴,字里行间流淌着温热的师生情更让我动容。苏白是身居青岛的著名篆刻名家,对一位素不相识的陌生青年的求教,慨然应允,热情相授,应该是孔府杏坛的余荫。鸿雁往返一定时日,刘一闻考虑到恩师的“右派”身份可能会引起母亲的担忧,就请苏白先生将信寄到单位,以避大人耳目。“略施小技”的隐情很快被先生察觉,飞鸿来申,情深曲致:“你的心情和你对母亲孝敬及其中的苦衷,我深深地理解和同情的。通过这件事你应该更加体贴母亲。她的这种深刻的母爱,是希望在你健康成长的过程中,避免不该有的麻烦……我想将来总会有机会去上海,看望她老人家的。”

冬去春来百花重放,当刘母喜看儿子获得相当的成就,又得知一切仰赖于苏白先生的栽培,不禁含泪感叹:“这是我所遇到的真正的君子,是我们亏

贺卡情结

贾贇

大概从十多年前开始,贺卡渐渐不那么受人欢迎了,主要是因为那时手机开始普及,新年祝福不需要再用一种“慢速”的方式传递。零点钟声敲响,手机总要响上好几分钟,时常还要遇到网络拥堵、发送失败的情形,新技术带来的便利,让拜年变得更简单便捷,但缺了情感的温度。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将甲发来的祝福短信直接转发给了乙,以至于甲在短信中的落款也直接送到了乙的手机上,这样的祝福,真不知还有多少真情流露。至于表达祝福心意的礼物,也有不少是网上下单,直接送到收件人手上的,没有了原本精心挑选、妥善包装的过程之趣了。

这几年来,我的祝福短信开始变得简单,但必会注明对方的称谓和自己的落款,虽不花哨,但也可以表明自己的诚意。

倒不是说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人们的情感传递变得快速廉价了,只是在我享受便利的同时,依旧可以保留着新年寄送贺卡的习惯,让一些不太适合用电子形式表达的内容,用更直观的办法表达出来,可以亲手触及对方的情意。就好比在数字记录形式如此发达的今天,用笔书写和描绘的手账却在年轻人中流行,也许正因为人们可以用它表达更丰富的思想和感受,多年以后翻看,那天的心情色彩、笔迹力度都在纸上还原,这可比冷冰冰的屏幕和统一的字体更令人感动。

无论是对于寄贺卡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收贺卡的人来说,这都是曾经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新年祝福形式,但愿这样的形式可以重新回归。如果在下一个新年,能够寄出几张贺卡,再收到几张贺卡,那么彼此间的距离一定会更加亲近。



边看边聊

待老师啊。”今天的年轻人大概不能想象彼时的关山阻隔、人情冷暖,我尚能由彼及此,联想到自己家庭的种种遭际,一般苦涩,涌上心头。刘一闻老师辑录的这本书信集我要时时展读,分享苏白先生对弟子的教诲与关爱。

书房里还有一个龙年琉璃小摆件,镇纸镇宅两相宜。四十年前,蕴玉的父亲在某市一所监狱担任领导兼文化教员。每年暑假他要坐夜行列车去探望父亲,有机会踏入禁区一窥“西洋镜”,有个犯人沉默无语地为她父亲誊抄讲义,起草教案。父亲将她拉到一边:“这个人爱钻研,肯读书,本质上还是不错的。”蕴玉不解,监狱不就是关押坏人的吗?父亲别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监狱里不一定全是坏人,社会上也不一定都是好人。”

数年后蕴玉的父亲调回上海工作,给她买了一辆小轮盘自行车当作生日礼物,并安排一个小伙子教她

阳光下,透过指间的缝隙,时光的缝隙裂开,我想起了他与她的故事。他们在恢复高考的那年相识,因为一支笔的缘分两人恋爱了,也相继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一个去了北京,一个来了上海,两人不得不开启了四年的异地恋。后来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两人错过了彼此。他偷偷去看她出嫁,默默守护她。看着她幸福的样子,他也为她幸福,把对她的爱与愧疚藏进心底,只留下了她送的红豆香囊。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她回老家探亲,他回老家奔丧,两人在最初相识的考场重逢,当初的悸动再次点燃了他的心;她也是,而她不知如何是好。本以为他再也见不到她了,却没想到,两人居然在侄孙的订婚宴上相遇,从旁人口中得知,她已单身多年;而她也从外孙女嘴中得知,他孑然一身,她一下释然了,多年前的怨突然间被抚平。订婚宴结束时,她在大厅等他,而他却在宴会厅寻找着她的身影,他握紧她送的香囊,从宴会厅里失落地走出来,她一眼就看见了那个香囊,她泪目了,他抬头突然看见她,他张开双臂,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温暖而又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两人是在彼此最美好的年华相识、相知、相爱,分开后他无时无刻的思念却犹如那句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于是,在前台的我,碰见了来办结婚登记的他们,恰巧他们体验了上海市婚姻登记跨区试点。初见老先生,他很焦急地走到前台,小声地问我:“我是黄浦区的户口,她是外省户口,可以在浦东办结婚登记吗?”“可以的,现在浦东新区结婚登记是跨区通办的试点之一,您证件带了吗?可以让我先看看。”我回答道。他从文件包里拿出了两人的证件递给我,我发现缺了他的身份证,他紧张地把文件包外翻了个遍没找到,我赶紧安慰老先生:“您别着急,好好想想放哪里了,或者我们试一下电子证照?我来教您。”从小程序进入随申办到电子证照添加成功后使用,从证件审核到一体机信息录入,从无实体身份证到用随申办扫描做人脸识别,从取号再到窗口办理,他们很快办完了结婚登记,顺利地拿到了结婚证。

老先生一路从慌慌张张到笑逐颜开,感慨着新时代的结婚登记处处透露着小惊喜,无处不在的科技力量。

她的头靠在他的肩头,这大概就是双向奔赴的爱,看着他们渐渐走远的身影,一股暖意涌上我的心间。想起了村上春树的那句:“刚刚好,看见你幸福的样子,于是幸福着你的幸福。”

酸枝底座上刻着两行小字:“比把握机会更重要的是把控自己。”这是蕴玉为公司客户设计的一件新年小礼物。有些东西可以舍得,有些记忆必须守护。

生活中,往往有人喜欢吹嘘自己有能耐,有路子。上海人称之“扎台型”,但这未必是好事。

这天下午,我们在威海韩国城逛商场。集合时,大家兴奋地交流购物经。那里受欢迎的韩国式样的花皮夹,一般摊主开价15元左右,成交价10元左右,而阿蔡竟5元购得,他买了4只,仅20元钱,大家很佩服他。这叽叽喳喳的议论声,被旁边摊位的矮胖子老板听到了。只见他一个箭步蹿到阿蔡面前,一把揪着他的衣领,说他偷了自己摊上的皮夹。老板振振有词,皮夹进货价8元一只,不可能有摊位卖5元,“偷一罚百!”老板揪着阿蔡不放。我问阿蔡:“你在哪儿买的?”他说在二楼,带着我和老板一起上二楼去摊位对质,但没人说卖过5元的皮夹,都说不可能有此价。

七夕会

我相信阿蔡不会干那种不上台面的事,他们单位几位女同事也作证,说他平时喜欢在单位“扎台型”,人家托他买东西,常常少收钱,表示自己“有路子能买到便宜货”。我有点数了,悄悄问阿蔡:“到底多少钱买的?”阿蔡慢吞吞地说:“9元钱……”胖老板当然不会相信,我们只能报警。警察信了我们的话,但也一脸疑惑:“明明9元买的的东西,为啥说成5元买的?”

俗话说:人要面子,树要皮,硬“扎台型”,反而不好,打肿脸充胖子,结果面子夹里都没有了。



佛手 (中国画) 林健

古有诗云:圃人忧孽虫,为蔬畜鸡雏。这说的就是农夫担忧有害的虫子,为了保护农作物养着小鸡。那天,家里飞进一只瓢虫,孩子大叫:“有虫,快打!”我拦住了他手中的电蚊拍,只因为不久前,我刚去金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探访过一位“时髦”的工匠型蔬菜医生,她会给蔬菜看病,更会捉虫。这几年,她正忙着做“天敌试验”,也就是利用大自然的生态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环环相扣的现象,用害虫的天敌,抑制害虫的繁殖。在她的眼里,瓢虫是大自然生态食物链中重要的一环,是蔬

菜上最厉害的虫子之一——蚜虫的天敌,让瓢虫消灭蚜虫,就像小鱼吃虾米,也像小鸡吃虫子。

我见到黄俭时,她正在蔬菜大棚里,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仔细翻看。蔬菜上的虫子,喜欢“藏身”在叶子的背面。蚜虫是有机蔬菜生产中要对付的主要虫害之一。蚜虫的繁殖能力极强,一年四季都活跃于田间;耐药“本领”强,一种农药,没用多久,它就不怕了。怎么捉它们才好?黄俭想到了蚜虫的天敌瓢虫。第一次试着把购买来的异色瓢虫卵卡投放到大棚茄子上,瓢虫卵孵化得非常顺利,但上

后,瓢虫仿佛就在田间隐身了,而蚜虫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黄俭很纠结:要不要打农药?但她咬咬牙忍住了。一个月后,投放瓢虫的茄子慢慢变得清秀了,蚜虫被控制了。又过了两个月,

捉虫记

玉华

瓢虫大量繁殖,大棚里的蚜虫没了。黄俭和她的小伙伴们甚至为瓢虫的食物开始烦恼。后来他们上网查到,可以用猪肝加些辅料做成食物投喂。再后来,他们把瓢虫的幼虫和卵采集下来,送给其他有机蔬菜基地……

“七月禾苗起,穰穰望满车。忽遭此虫食,普望今已虚。”田间虫吃菜的猖狂,自古就是让

农人最头疼的事。而种花草养草生虫多,也是我最烦恼的事情之一。前不久,我发现家里开得正旺的雏菊叶子上,长满了粉末状小虫,还有蔓延态势,我第一时间想到问黄俭:这是什么虫?我该怎么捉?“可能是烟粉虱。”看着我手机中的图,黄俭基本认定了虫子的“品种”。烟粉虱是一种比蚜虫更烦人的小昆虫,它会吸植物的汁,在植物之间传播带毒的汁液。两年前,黄俭在做用化学药剂防治烟粉虱的试验时,在烟粉虱被消灭80%后,无意中她发现另有一种小虫子在作怪,粗看以为是蚜虫,但动作非常敏捷。职业敏感告诉她,可能是烟粉虱的天敌,多方

请教后,验证了自己想法,这种小虫子叫烟盲蝽,是烟粉虱的天敌。几天后,黄俭再去查看,发现有了烟盲蝽,烟粉虱数量得到很好控制,不需要喷药了。再后来,她在大棚的周围种了些芝麻,用芝麻花和叶为烟盲蝽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如今在菜地里,不经意间就会发现烟盲蝽、异色瓢虫、龟纹瓢虫等“天敌昆虫”的身影。

当蔬菜医生20多年来,黄俭一直在找寻用自然生态的方式防治病虫害,让植保不再是简单的喷洒农药。而我,认识黄俭后,看到花草和蔬菜,总想翻过叶片看看,有没有虫、有没有病,也会留心那些“友好”植物的益虫,科普,就在身边。